

“十五五”文化热词·新大众文艺

我笔名叫“牛二哥”，是一名开了30年货车的司机，河南焦作修武县大南坡村人。村子在山里，过去煤矿多，很多人靠开车为生。

一个开货车的，怎么会跟写作扯上关系？我从小爱看连环画，听《三国演义》。人生第一本书，是七八岁时冒着大雪，趺拉着黄胶鞋，走几里山路去供销社买的。后来去县城上学，从图书馆借来《堂吉珂德》，心里便种下了“仗剑走天涯”的种子。

成家后跑车，生活拮据，买不起新书。我的文学梦，是在旧书摊上，用一个个3元、5元堆起来的。无论到哪个城市，我都去找旧书摊，有什么我就读什么。

我跑车，货车上离不开两样东西，书和日记本，卧铺下总放几本书。在新疆，收车后别人聊天喝酒，我就看书，有时独自坐在戈壁滩上伴着夕阳静静地读。后来学会了听书，前后听了将近480本书。

路上灵感来得突然，用纸笔记录有些笨拙，我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靠边停车，用手机备忘录写。零散的记录，都成了日后写作最珍贵的素材。从我写的小短文里，两个孩子了解到跑车的艰辛，学习更加刻苦。

我在网上发布诗歌、散文，很多司机同行会在评论区讲述各自的处境。我写“卡友”的故事，写这个连接着工业与农业、城市与乡村，却常被误解的群体。2024年，我的首部非虚构作品集《货车司机牛二哥》出版，包含我30年货运生涯，跨越28个省份、行驶超200万公里的见闻。

文学就是我的家。没有文学，漂泊与孤独无处倾吐。每当把经历变成文字，我就有一种收获感，觉得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，无形之中得到了自信与力量。现在，我一边在老家经营民宿，一边写过去跑车的经历，还在村里带头成立了“大南坡文学社”。县里很支持，文联和作协的老师们常来交流，鼓励我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
第一次听到“新大众文艺”这个词，我愣了一下，第一反应想起以前在旧书摊常淘的《大众文艺》杂志。再一品，我不就是这股文艺潮流中的一员吗？普通劳动者参与创作并能出书，证明了文学的包容性——不只“高大上”，也可以“低小微”。像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、“田鼠大婶”裴爱民，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。我相信，在这样一种文艺潮流的推动下，未来会有更多基层作家出现。这些“不走寻常路”的作品，会成为文学之树上生机勃勃的新叶。

曾有一名河南郑州的读者来找我，说也想写写自己，但是没有像我一样走南闯北的经历。我想对每一个想提笔的普通人说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作者。别怕写得少、写得不好，不妨从写日记开始。只要你记录的是真实的生活，表达的是真实的情感，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。

（作者为河南修武县作协副主席，本报记者陈圆圆采访整理）

上图为牛保红停车时在手机上创作。

贾蓝摄

与文学不期而遇

牛保红

车

轮上的文学路

今年，是我来广东东莞的第二十四个年头。

夜晚的办公桌铺着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我看着它们，像看着自己的孩子。我从湖南老家来到这里，边打工边写作。曾经青春年少，在流水线上摸爬滚打，就是靠着写作坚持下来的。

我身处的时代，脚下踩着的大地极其不简单。我身边站着一大群人，来自天南海北，经历时代巨变，城市工厂碰撞出源源不竭的创作素材，大家一人一笔，共同绘就了广东素人写作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有时我会恍惚，似乎仍站在流水线上，手握电动螺丝刀，歪着脑袋锁电脑机箱的侧板。但自己心里仍是有光的——下班后爬上宿舍上铺，躲在帘子后面，文字就是一道光，把一切都照亮了……

那时候，“打工文学”在珠三角方兴未艾，而东莞正是“大本营”。我用纪实散文的笔触，以生产线女工视角，写一篇篇文字，记录打工群体热辣滚烫的生活。社会对这个话题的关注，让我的作品被一篇篇印成铅字，我还获得了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散文奖、第二届孙犁文学奖一等奖等。

这种成长，有时代风口的托举，有个人的坚守，更与环境的滋养密不可分。2011年，我作为共青团广东省委“圆梦计划·北大100”的首批学员进入北京大学，圆的不光是我读中文专业的梦，更将内心那种劲头调动起来，变得前所未有的自信。

东莞是我的“福城”。从厂报、镇报、日报到文联，这里建立了一系列平台来展示、扶持文学；针对文化基础不高的打工作者群体，还每年组织改稿会，请来资深作家、编辑面对面交流、改稿。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流水线上的青春》，就是在东莞市相关专项资金的扶持下出版的。

如今，我仍在制造企业里工作。现在的工厂已经大不相同，花园式厂区、自动化无尘车间，曾经的流水线变成了全自动线。这种变化曾让我手足无措，以往丰富的打工经验被掏空，澎湃的文字“激流”被抽干。今年7月，东莞市文联、市作协推荐36名素人作家去鲁迅文学院学习。坐在大礼堂里，同桌说我像极了一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。授课老师们阐述精深的文学理论，或分享新大众文艺变迁，打开一扇扇深邃而旖旎的窗。我被重新“点燃”了。

新大众文艺兴起，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文艺创作活动中，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欣赏者。新一代工人怎样工作和生活？时代巨变下，工厂如何转型？来自一线的真实感受，为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在文学这条路上跋涉，能抵达多远的远方？无人知晓。但我知道，文学是可以为之付出一生、不断探索的。

（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本报记者贺林平采访整理）

上图为邝美艳在跟工友做分享。

受访者供图

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、胸针等苏绣首饰系列，她研发的新品每年达到上百款。传统非遗走向市井生活，以创新姿态融入现代消费场景。

2020年，府涵璐还牵头成立了遇涧乡土工艺专业合作社，如今合作社已经发展到34名成员，每年营收数百万元。“创新之路没有终点，接下来，我们还会开发出更多的苏绣潮品，让古老苏绣真正走进千家万户。”府涵璐说。

这里的苏绣有点“潮”

本报记者 王伟健

西南联大博物馆赓续红色基因、培育时代新人
传承在当下 精神在回响

本报记者 李茂颖

亲当年就是联大的学生，徒步南迁时磨破了3双草鞋。散劭说，“这些真实的故事，让我对‘教育史上的长征’有了更深的理解。”

“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。暂驻足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”博物馆外的民主草坪上，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合唱团唱响西南联大校歌。“当时，西南联大师生曾在云南多地唱响这首校歌，无数青年深受感召，自发加入抗战宣传队伍。”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说。

开展时空对话

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“是！”“你爱中国吗？”“爱！”“你愿意中国好吗？”“愿意！”这是音乐舞蹈史诗《西南联大》中的“爱国三问”，今年新生入学时，引得演员和全体师生异口同声坚定回答。近年来，依托西南联大红色资源，云南师范大学陆续创编了音乐舞蹈史诗《西南联大》、情景剧《追寻》、舞台广播剧《闻一多》等作品。

“邓稼先以身为炬，铸就国之重器。每次站在舞台上，我就像在与先辈对话，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。”在情景剧《追寻》中饰演邓稼先的云南师范大学教师路琦说。在《追寻》中，3名当代大学生与80多年前的师生跨越历史、隔空对话，先辈们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赤诚，与当代青年“强国有我”的志向相互呼应、激荡共鸣。

这些剧目在云南多所高校开展巡演，引发热烈反响。“我们将剧目定位为‘永不落幕的行走的思政课’，希望借助

追寻历史载体

走近西南联大旧址，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门匾率先映入眼帘，远处，张伯苓、蒋梦麟、梅贻琦3位校长的青铜雕塑静静伫立。西南联大博物馆入口处，镌刻着4个大字“刚毅坚卓”。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，西南联大结茅立舍，弦歌不辍，广大师生更是将“刚毅坚卓”的联大校训践行始终。

如今的西南联大博物馆是原西南联大图书馆复原建筑，内设展览以西南联大历史为主线，展出西南联大各类档案、实物与相关历史图片。近年来，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采访上百位校友及其亲属，广泛征集历史物证，让精神文化有了更多载体，传承不息。

成为学生志愿讲解员后，散劭已经完成了100余场讲解，但每次讲解时都难掩激动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奶奶听完讲解，拉着散劭的手说自己的父

推进主流化、精品化、产业化、国际化
网络文学，讲出更新更好的中国故事

本报记者 陈圆圆 任飞帆

共识。对此，各地作协与相关部门积极构建创作扶持体系。此次活动期间，首届海丝网络文学周启动；福建依托“金海螺”网络文学创作扶持计划，建立覆盖“创作一成长一成才”的全周期培育机制；湖南省依托马栏山视频文创园，建成运营“中国网络文学小镇”，并为网络作家开设职称评定“绿色通道”……

创作理念也在持续升级。网络作家“杀虫队队员”认为，网络文学具有高度包容性，将各种文化形式的新型叙事方法与之融合创新，才能贴合读者的需求。“随着AI技术的普及，网络文学创作需更具综合性。”网络作家“墨书白”认为，成功的IP开发作品往往具有“鲜明的视觉人物”的特征，故事构建更趋近于“以幕组成故事”。

另一方面，网络文学作为“IP母体”，对文化产业的撬动作用日益凸显。它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引擎，与影视、动漫、游戏等共同构建起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数字内容生态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网络文学改编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，“小说—短剧”的联动模式，扩大了网络文学的用户覆盖面，带来产业融合的倍增效应。短剧《家里家外》聚焦改革开放初期的市井生活，播放量破10亿，带动同类网文收藏量突破50万。

“短剧中有一半以上改编自网络文

国文化市场新观察

一部网络文学改编的短剧上线，能带动原著日读人数增长超300%；中国网络文学全球共创共享，海外活跃用户达到约2亿并催生一批本土创作者——我们该如何定义今天的网络文学？

11月9日到12日，以“大时代、大视野、大文学”为主题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福建泉州举行。网络文学作家、平台代表、产业人士，共话网络文学主流化、精品化、产业化、国际化之路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提出，要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“引导规范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、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”。与会专家认为，随着主流化、精品化进程不断加快，网络文学对文化产业的撬动作用日益凸显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，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阔步迈进。

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.75亿人，占网民规模的51.9%，成为具有全民性特征的文样式样。

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表现形式，如何在“大文学观”的视野下认识网络文学？专家认为，网络文学创作在葆有鲜明“网感”的同时，应追求精湛的艺术质感、鲜活的生活质感，推进经典化与创新发展。

创作生态持续优化，精品化成行业

安徽长丰县加强基层精细化治理
科技赋能，城市添活力

本报记者 李俊杰

如今，这种人性化的治理举措在长丰城乡各处延伸：50米非机动车位让共享单车整齐列队；“首违不罚”教育岗上，初次违停的车主看完安全教育片后郑重承诺“下不为例”……

长丰县岗集镇的一处综合执法岗亭内，交警陈克飞轻点移动警务终端，3公里外的违停车辆信息实时显现，人脸识别系统精准锁定违停人员。“通过‘交管12123’视频快处功能，事故撤离时间缩短70%。”陈克飞介绍，他们常态化使用无人机在辖区事故高发路段开展巡逻抓拍工作。

科技赋能的同时，机制创新也在发力。下塘镇积极探索“1231”工作法，即1天内整改立行立改问题，2天内解决多部门协调事项，3个月内攻克中期难题，长期重难点纳入城市1

安徽长丰县加强基层精细化治理

清晨，安徽省长丰县双凤开发区润梅路上，早点店店主姜世涛揭开蒸笼，面香在街巷间弥漫，很快吸引来一批吃早点的居民。两个月前这里还是流动摊贩占道、油污遍地的“老大难”。

变化始于一场联合攻坚。当时，执法人员来到润梅路，清理了占道摊点、拆除31处违章建筑，拖走13辆“僵尸车”。很快，50个规范泊位划定，三方联动机制启动，30名执法人员分时段驻守，“智能监控+人工巡检”全天候运转。

“以前摊位流动，现在在约定区域经营反而客流更稳，也更卫生了。”摊主郑阳将垃圾送往干湿分离垃圾桶，语气里透着踏实。同样在下塘镇，1000余户流动摊贩像郑阳一样告别了“街头漂泊”，迎来安心经营。

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中国工艺文化城的向红绣府里，80后绣娘府涵璐正俯身绷架前，飞针走线间，宝相花在指尖渐次绽放。

府涵璐参与创办的苏绣品牌向红绣府，定位于设计制作可穿戴的苏绣。然而，苏绣以真丝为底料，稍有不慎便会损坏，想让苏绣变身日常穿戴的耳环、项链，必须得经久耐用。

府涵璐开始了技术攻关，经过反复摸索，她找到了一套针法组合。用这种针法绣出来的苏绣，哪怕反复清洗，依然不变形、不走样。她又尝试将棉花用特定的工艺层层堆叠，造出质感好且不易塌陷的小珠子，将苏绣缝在上面，便是一颗颗精致的“苏绣宝石”。

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、胸针等苏绣首饰系列，她研发的新品每年达到上百款。传统非遗走向市井生活，以创新姿态融入现代消费场景。

2020年，府涵璐还牵头成立了遇涧乡土工艺专业合作社，如今合作社已经发展到34名成员，每年营收数百万元。“创新之路没有终点，接下来，我们还会开发出更多的苏绣潮品，让古老苏绣真正走进千家万户。”府涵璐说。

这里的苏绣有点“潮”

本报记者 王伟健